

岁月无悔书华章

■高彩丽

今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70周年。作为一名县人大代表，我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，认真履行代表职责，自觉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仰者、实践者和维护者，深入基层了解民意，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。

县人大常委会定期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，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实际需求。我所在的保和代表团，深入各村开展调研，并在各村设置建议箱、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站，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、村内宣传栏等宣传人大代表的职责和义务。

在“为人民履职、为中原添彩·人大代表在行动”主题活动中，我持续跟踪、关注、解决群

众的关心事、操心事、揪心事，为民解难、为民谋福。在帮扶工作中，我把帮扶对象当亲人，不仅从物质上帮助他们，还积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。其中，我走访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妇时，了解到他们的身体不好却不舍得花钱治病。于是，我积极向他们宣讲国家在大病救助、看病报销方面的优惠政策，解除他们看病的后顾之忧。看到他们所住房屋存在安全隐患，我便与村干部一起多方协调，对他们的房屋进行改造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。

作为一名人民教师，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我的学生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引导学生做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

和接班人。课余时间，我组织学生观看、聆听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视频和讲座等，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在我们身边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并让他们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。

在农村从教二十余年的我，

非常清楚农村孩子需要什么、渴望什么。为了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成长，我积极提出为农村学校修建下水道、改造厕所和改善学生住宿条件、在学校门口设立警示牌等建议；为保障学生身心健康，我

提出在学校开设心理辅导课程、创建劳动实践教育基地等建议。这些建议均得到了县委、县政府的支持并得以实施。

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，我期待着在未来书写更辉煌的篇章，为推动县人大工作与时俱进、创新发展贡献力量。



那碗羊肉汤

■陆兵

母亲做的羊肉汤，一直让我难以忘怀。小时候家境一般，母亲偶尔会改善一下生活，其中就有羊肉汤。我参加工作后，在饭店喝的羊肉汤，感觉不及母亲做的美味。



资料图片

如今，羊肉汤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，母亲却一直把它作为我生日宴的“主角”。原因要从十几年前说起。2005年，18岁的我远赴外地上学。由于饮食习惯上的差异，我吃不惯当地的饭菜，就一心想念母亲做的饭菜，特别是羊肉汤。于是，我买来食材，按照母亲教我的步骤熬汤，可熬出的那碗羊肉汤味道还是与母亲亲手做的不一样。

毕业回家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，到家的第一顿饭就是母亲特意为我准备的羊肉汤。从那以后，每年我过生日，都会喝到母亲做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。

每次熬汤前，母亲先将羊骨头一根根冲洗干净，再将羊肉改刀、清洗后投入锅中，加入冷水，上火熬煮。熬制汤底需要3个小时，烹煮的火力需要始终保持食材在沸水中呈现微微翻滚的程度。同时，处理羊杂也需要

更加仔细，任何部位处理得不够干净，都会影响到羊肉汤最终的味道。母亲低头认真进行着每一道工序，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步骤，都极度考验人的细心与耐心。

待骨汤熬制到醇香，母亲会加入精心配制的料包，再熬煮一段时间。这时，母亲会出门购买羊肉汤的最佳搭档——鼓楼烧饼。等母亲买回烧饼，羊肉和羊杂也煮好了，在汤中放入碧绿的香菜和红色的辣椒，汤便又增加了几分美味。

我把烧饼趁热泡在羊肉汤里，咬上一口吸饱了汤汁的烧饼，口感绵软、肉味十足，再喝上一口鲜香的肉汤，那感觉妙不可言。这碗羊肉汤里，是母亲对我深沉且厚重的爱，也让我平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

别样情怀

秋风袅袅

■安小悠

用“袅袅”来形容秋风，大约始于屈原。在《九歌·湘夫人》里，他衣袂飘飘，深情地吟唱出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。起于洞庭湖畔的一阵秋风随着他的歌声一路袅袅，激荡人间几千年。此后的诗句，无论是唐代杜甫的“秋风袅袅动高旌，玉帐分弓射虏营”、白居易的“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”，还是宋代张耒的“袅袅霜风吹碧梧，孤城残角奏单于”、张孝祥的“良夜悠悠，西风袅袅，银汉冰轮侧”，都是洞庭秋风的余波。

是呀！还有比“袅袅”更好的词来形容秋风吗？它可以形容秋风的形状、秋风的颜色、秋风的味道、秋风的声音，甚至人走在秋风中的心情也是可以用“袅袅”来形容的。

吹面不寒是形容春风

的。秋风虽凉，但底子 is 温暖的。这温热里藏着夏风的缱绻，袅袅于绿树阴浓，袅袅于碧野万顷，袅袅于波光潋滟。处暑过后第二天，我在路口等红绿灯，无意中看见斜对面的一棵银杏树上，正飘落几片黄叶。这几片叶子一定是被秋风精心挑选过的，因为整棵树的叶子都青着，它们却着一身黄色。作为今秋的第一批落叶，在空中打着旋儿，像一群飞舞的黄色蝴蝶，最后轻轻地、缓缓地、袅袅地落在地上，仿佛盛誉的落款。

绿树阴浓是形容夏天的。到了秋天，秋风挥动看不见的画笔，将绿树染黄、染红。于是，土黄、鹅黄、金黄、半青半黄……黄得参差；粉红、油红、朱红、半粉半红……红得斑驳。走在秋风袅袅的路上，像走进斑斓绚丽的画卷，头顶流光溢

彩，脚下落叶翻飞。空气中满是丰收的香甜气息，枝头饱满的果实，意欲把全部甘甜压进浓酒，我的心情也跟着香甜起来。

站在沙澧河风景区，看夕阳将河水染成金色。秋风至，河面波纹袅袅起，是九天仙女纱衣上的飘带。秋天的河流充满了松弛感。如果它愿意，就带上天上的流云、两岸的稻香、不远的虫鸣，如果不愿意，就任尔东西南北流。

秋风袅袅秋虫鸣。在老家，秋风一起，秋虫们就开始歌唱，蝉不必说了，它是最敬业的歌手，唱都门帐饮的袅袅哀愁，唱兰舟催发的袅袅情丝，一唱千年，袅袅未断；从《诗经》里跳出的蟋蟀，在鲁迅的百草园里弹过琴，此刻在野、在宇、在户、在我床下，弹着亘古不变的秋天的序曲，余音袅袅

绕梁，接我回梦里去；伏在木兰织机上的那只纺织娘，无须再雷响战鼓，无须再挥动长枪，朗月下、晚风中，袅袅地唱着唧唧复唧唧……

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在古代，秋风起时要准备冬衣，“一行书信千行泪，寒到君边衣到无”，从吴地到边关，距离不及袅袅情丝长。“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”，秋风又起，远方的你如今过得怎么样？我想知道又害怕知道，情道袅袅，还要再翻几座山、再越几道岭，才能到你身边？

只有初秋的风是袅袅的，轻盈而柔软。当“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”，当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当“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”，那是季节往时光深处走了，在秋天的片尾曲奏完之前，北风已经呼啸着赶往人间。

诗风词韵

秋天

■于贵超

河边散步的时候
北方捎来一个口信
那时斜晖正浓
云散去，天空笑容纯净
蚂蚁搬动一枚落叶
波光涂满蜻蜓的翅膀
家乡的蝉声清脆
石榴的甜，柿子的涩，烙饼的香
酿了多年
更容易醉人

身边的风，吹着吹着就凉了
有的人，走着走着就散了

秋色

■尹文阁

一树的苍翠
将在季节里凋落
逼向结局
秋，凝成了叶片上
黄色、红色、褐色的斑点
如光阴的划痕
风中的脸颊和长发
是被时间篡改的
一道风景

雨滴啾啾私语
更像追问和回忆
风在湖面上打滑
夕阳醉入水面，脸颊酡红
一枝红柿斜伸
像往事瞪大了眼睛
薄霜在风中
诉说荒芜

秋色波下来
时间很轻
云朵伏在湖面
波澜不兴
它懂得秋天掉落民间的
一声轻叹



国画 清池

陈景霞 作

挚爱亲情

■魏军涛

母亲曾有一头黑亮浓密的头发。

我在相框里看到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。那时母亲刚嫁给父亲，还是当时农村少女常见的梳妆打扮：两条大辫子粗黑发亮，垂到了半腰，辫梢上系着淡红色的蝴蝶结；身着白衬衣与蓝灰色的裤子，脚穿白底黑面的圆口布鞋，静静地坐在长凳上，一人大

眼睛闪着希望与幸福的光。那时的母亲，二十岁出头，朴实、美丽、充满朝气。那是我见到过的母亲最早的照片。

从记事起，我就再也没见过母亲的长辫子。也许是为了干活利索，也许是做了母亲就不再留少女时代的长辫，母亲总是剪一短齐耳短发，用一种当时最便宜的细条型黑色铁卡子别住头发。

麦忙天，割麦、打场、碾

场……一连几天，母亲忙得团团转，头发上总是挂着些碎秸秆、麦糠。

母亲每天都在忙，总有干不完的活。遇到时令节气或者附近的村里有会，母亲终于可以喘口气，就会好好地洗洗头发、洗洗脸，再换上干净的衣服。然后，带上我和妹妹到会上去买针头线脑，偶尔也会给我和妹妹扯上几尺布做一身新衣服。

秋冬的夜里，母亲常常坐在床头纳鞋底。屋里静悄悄的，妹妹已经睡熟，我被老鼠的“吱吱”声惊醒，支起脑袋望望门缝、望望顶棚、望望母亲。母亲不紧不慢地纳着鞋底，时不时地把针在头发上撩几下。

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。父亲白天在城里上班，晚上才会骑着自行车回来，母亲不仅要干家里的各种活，还要照顾爷爷奶奶，养育我和

妹妹。割麦子、掰玉米、锄地、拉粪、拉麦、拉化肥……母亲身曲如弓，肩膀被车背带勒出一道道红印，头发被汗水浸湿。

待我一天天长大，娶妻生子，母亲的腰弯下去了，头发也变得灰白稀疏了，再也扛不起100多斤的粮袋，再也拉不动载满粪肥的架子车，再也背不起她一天天长大的孙子。

有一天，父亲拿出新买的假发套给母亲戴上。母亲羞涩地笑笑，小心翼翼地戴正，对着镜子端详了好久。那时，她满头的白发因化疗已经掉光。

一年多后，母亲告别了这个世界。她睡得很熟、很甜。我似乎看到，她扎着一对长辫子，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……

母亲的头发

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

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

本版组稿: 孙建磊 陈思盈